



蛤仔難紀略序



侯官謝退谷教諭嘉義學身蔡亭朱濱
援基事作蛤仔難紀畧六篇首原由次宣
撫次形勢次道里次圖說最後論證蓋以
蛤仔難西勢心不一吳光裔等無才不能
與東勢并力潘賢文弱易奪一旦為賊所
踞則西勢亦必折而入賊。強且飽南趨渡

水艦解而其甚慮亟西渡五虎門而閩憲以亟
禍亂且將胡底故啓棄地棄民之非計以亟撫
貽仔難為從薪善策而作也原由一篇首揭
蔡朱二匪之垂涎貽仔難論證則其作紀畧
之本志紀言撫者蓋又以目前得失呼吸為
証也紀獻黃壯紀獻黃萬善等荷鍾法道精
壯効用者著民情也憲三圖之惑後觀故作

圖說形勢道里以輔圖也夫值孔亟之勢因
効順之民害形勢考道里按圖以稽迎機立
斷可矣而熟論之意未已也又明著其戒曰圖
利于身委用非人土豪奸吏把持行私則啓
禍也必思深哉此前時吳沙所以思為良吏
報壘升科不可得而貽仔難拒官拒捕之
隱言所由來歟教諭無地方責眷以作此則

先哉之照而用其不忍焉耳余雖不及行之就
幸得而序之母棄地遺寇資母棄民添寇翼
深已愛民以愛於仔雞民俾如望慈父母是
在後之為基者

嘉慶十三年戊辰歲仲冬月前知臺灣府

李柳州楊廷理書於寧福道署之得一堂



嘉慶乙丑金鑾教諭嘉義客有言哈仔雞
者初聞其詞似惆悵弗以為信也頃
吾友陳作哲出所藏蕭竹園籍相示乃
悉得其由心甚訝之都人士有自哈仔雞
來者必細咨焉既盡知其始末乃以為海
疆之利害固在於此其年之海寇犯臺灣

南北路俱震動余治守令巡城邏夜居
軍中者數閱月得備同臺灣要隘與凡
海疆之情勢明年復寇廷其冬 前巡道
柳州楊公以

王命復守是邦議開哈仔雞以疏海上失業之
民使有藉以生為籌海者裕治盜之李其

時守土者以地方多事役繁恒不欲又
明年秋賊朱瀆侵哈仔雞伐木治道直
入於東勢 賽將軍檄太守往太守入
於哈仔雞民情大騷卒合舟師逐朱瀆悉
圍其地理形勢而歸 賽將軍以言於

朝於是金鑿復得觀于太守因與共道里是

歲金鑾奉 憲檄與德化鄭道才同修臺
灣縣志以哈仔難之事所閱甚鉅而壑瀾
之議未果行也乃備書之作紀畧復暢論
焉而徵諸文獻凡六篇綴附於志書之
後比兼不入都無與商訂事遂弗果始錄
其稿存之以俟後之籌海者觀焉

嘉慶丁卯冬十有一月侯官謝金鑾
叙於東寧志館

蛤仔難紀畧

臺灣府嘉義縣儒學教諭謝金鑾述

目錄

原由一

宣撫二

形勢三

道里四

圖說五
附圖四

論證六

蚶仔難紀畧

臺灣府嘉義縣儒學教諭謝金鑾述

蚶仔難番語也按番俗六考及郡志諸羅縣志俱作蚶仔難蕭竹詩草作甲子蘭賽將軍奏作蚶仔蘭

原由

蚶仔難在臺灣之東北淡水之背也臺灣綿亘千餘里背陽向陰水皆西流而蚶仔難則背陰向陽水皆東流故其地當爲臺灣之正面自大雞籠山居臺灣之極北其脉支

分東渡八尺門港而雙峯陡起高不可極者爲三貂山一作

山三貂之支東入於海如象之彎其鼻也蛤仔難居三貂

之南彎環之內邇北有港曰蛤仔難港南迤一望平曠水

豐土腴草木鮮潤番人居者舊有三十六社多在海口自

臺灣初闢後已與內地人通往來番乘艫舳鑿大木爲小舟出貿

易其時半線以北尙未設官此屬諸羅後山之北境康熙

五十六年金筑周宣子爲諸羅令作邑志蛤仔難之名始

見於策宣子作三貂蛤仔難圖雖甚簡畧然其中之三港

合流其東之沙洲龜嶼其內山之黑沙晃南境之直加宣

五社並詳於志蓋其時

國威暨訖諸番向化其聲息固無所不通者惜乎其不急

撫之也內地民人蕃庶地力已盡蛤仔難番旣通貿易漳

泉廣之民多至其地墾田結廬以居以食蠶鼓未闢官吏

不至以爲樂土聞風者接踵以至於是一圍堡禦患自北而

南爲頭圍二圍三圍又南爲四圍漳人有吳沙者遂統其

事衆目爲頭家沙能部署設立鄉勇以防生番內地來者

入餅銀一二十助鄉勇費任耕其地陸路由三貂入徑險
僅容一人行牛不得度後漸闢以廣然間寂無人生番伏
路行者多傷沙乃定爲日期率鄉勇迎外入者且通有無
嘉慶三年間有龍溪蕭竹者頗喜吟咏於堪輿之術自謂
得異傳竹從其友遊臺灣窮涉至蛤仔難吳沙欵之居且
久乃爲標其勝處爲八景且益爲十六景今所傳蘭城拱
翠龍潭印月曲徑香泉濁水涵清之類者皆是也竹悉爲
賦詩或論述其山水遂爲圖以出其圖於山水脉絡甚詳

時未有五圍六圍要其可以建圍之地竹於圖中皆遞指
之後悉如其言吳沙旣富自恨不爲良民供租稅且百貨
不通乃陰求敢言於當路者得奏報升科予重賄建寘衙
署費皆地出其時鎮道惡周羅以化外置之不問未幾蕭
竹卒吳沙亦死越一二年海寇蔡牽以賊艘進蘇澳侵蛤
仔難欲取其地吳氏率耕民禦之牽使告於吳氏曰吾欲
得地爲耕種計耳此間地多曠願得共墾於爾無傷也吳
氏曰吾輩爲良民若爲盜吾何敢通盜牽曰吾得耕地且

不爲盜吳氏曰地固在也盍盡焚汝舟吾與汝登岸牽不
可率衆賊登陸海口番人怖與鬪賊大戮番人賴吳氏耕
民敗之擒數賊獻於官蛤仔難耕民日益衆其數不可知
也嘉慶八年蛤仔難疫衆大祈禱賽神按丁口出錢稽簿
冊得男女二萬吳沙旣死其子光裔嗣爲頭家無才嘉慶
十年蔡牽結陸匪焚艫舢淡水地名掠鳳山犯郡城官軍擊之
走有

詔嚴捕海盜水師軍日追截於海上於是蔡牽朱瀆輩愈
垂涎於蛤仔難思獲負嶼之地

宣撫

嘉慶十一年夏四月奉

上諭朕聞淡水滬尾以北山內有膏腴之地一處爲蔡逆素所窺伺年來屢次在彼遊奕希圖搶佔着詢明此處係何地名派令官兵前往籌備相機辦理欽此時慶佑之保觀察廉知其地屢籌收撫以頻年海寇犯臺灣方事堵禦弗果行亦尋擢去是年冬柳州楊雙梧廷理來守臺灣先是乾隆五十一年太守方官臺防同知值林爽文之亂決

策守禦身當賊衝率全郡共大軍掃平賊以功洊厯臺灣
守道加按察使銜卒以令侯官時負官欠累被逮嘉慶十
年蔡牽結陸匪肆擾臺灣南北皆震動臺民思楊觀察至
訛傳曰甫得報復以觀察來臺矣未幾楊以賠欸清得起
用爲知府

上念臺灣事思用舊人乃使疾馳守臺灣旣至民大悅太
守入

觀時嘗面陳蛤仔難當撫至是乃力言於大帥及監司十

二年秋七月海寇朱瀆以賊艘至鹿仔港尋泊淡水遂揚
帆竄入蘇澳大帥監司檄太守往北路協籌備禦太守兼
程至艋舺使人偵賊踪與蛤仔難民番情形盡得其實初
耕民入蛤仔難者自北而南築三圍復踰溪爲四圍復南
踰溪爲五圍其後人日以盛五圍之南西迫員山東漸海
口復爲小圍無數闢田最多居人尤盛又其南爲濁水大
溪踰溪而南地土尤曠民未往耕焉有潘賢文者由彰化
縣岸裏社番通事徙居於濁水溪之南濁水溪險界南北

居人稱溪南爲東勢溪北爲西勢自頭圍至五圍皆在西勢西勢之豪昔爲吳沙沙死其子光裔無能於是西勢同爲董事者復有柯有成陳奠邦何檜賴岳吳化與光裔合爲六人而潘賢文獨處東勢之羅東社自濁水溪洲至羅東社二十里又東南行五十里至新猴猴又南踰峻嶺十五里可至蘇灣於是朱濱謀奪東勢地思結於賢文不可則殺之乃以啤吱紅布散結東西勢番有漳人李祐輩陰與通焉太守旣得實亟使持札告柯有成潘賢文輩七人

曉以大義示以恩意以啤吱十板紅布五百疋番銀千餅使賚番衆爲鼓勵賢文輩旣素知太守賢得札大驩耕民咸踴躍乃設木柵於海口出器械派巡邏捕與寇通者李祐輩懼挈妻孥入於賊舟賢文復獲海寇黃萬善等七人獻諸太守初朱濱勾通陸匪時有黃灶者大股賊目也遁於蛤仔難爲黃姓人所匿太守察知使索之黃姓卽縛灶以獻於是蛤仔難民競荷畚鍤出治道路迎太守入山其時大帥檄太守毋輕履叵測地太守不能棄其民且洞悉

其情實往則有裨不往慮失望反爲害秋九月九日丁未太守坐筍輿自艫舩行是日行六十里宿蛇仔形明日又行五十里宿三貂社又明日行六十四里至蛤仔難之頭圍庚戌遂過二圍三圍四圍凡三十四里至五圍居焉自艫舩至五圍凡二百餘里踰山涉水迴鳥盤蛇途中古木參天亂柴欹石蛤仔難惟盛夏清秋得見天日秋半以後涉冬徂春山海氣蒸瘴雲暝合及太守入山羣峯開霽雲日暄潤圍民男女感悅以爲祥也太守集團中耆長撫慰

之衆皆鼓舞義首林永福翁清和等願率精壯效用時朱濱踞蘇澳港內南澳王總戎得祿以舟師追至蘇澳之港口蘇港內寬外狹賊以巨纜纏鐵鉞橫沉港口太守使林永福等率番勇千二百人穿山闢路以達蘇澳合王總戎使潘賢文以衆斷朱濱樵汲道斃賊四人樵汲者不得至癸丑太守復自五圍南行渡濁水溪至於東勢之溪洲而永福輩已引衆面王總戎於外澳戊午王總戎以舟師攻賊於蘇澳林永福自澳後來攻之賊敗率衆艘衝突出澳

官軍截擊焚賊舟三沉其大舟一又獲賊二舟賊大敗以十六艘順東流遁去越數日太守白五圍遞旋至頭圍安撫其民而歸

論曰臺人之善分黨類也匪獨漳泉爲然且處處有之漳將與漳分泉將與泉分忌克在中牢不可破雖爲化外之民盜賊之侶無不盡然蛤仔難之人漳爲多諸總理皆漳屬蔡牽以泉人而欲合於吳沙吾知其無能爲也朱瀆自負漳屬而所求者東勢之曠地

獨不利於潘賢文耳東勢與西勢旣分黨類吳光裔無能西勢人情不一誰爲賢文助者且朱瀆散結圍民市恩番族稍遲且久爲李祐者豈止一二人哉倘非太守身入其中使衆情有所歸托則潘賢文先受其禍蛤仔難之事未可知也卒能因其情而用其力使海寇窮蹙無路而知化外之區亦不可以干也豈非

國家之福哉斯非獨朱瀆之所不及料也

時朱瀆使衆賊鑿山開路以達

羅東僅差二十里比太守
入使潘賢文出衆賊始退

形勢

蛤仔難西負山東面海而山勢南北對抱三面皆山如環
而缺其一也中有濁水大溪以界南北其南有清水溪末
流與濁水合北亦有溪三溪源皆出內山東流注於海諸
羅志所謂三港合流者是也海口北山東盡爲烏石港南
山東盡爲蘇澳自烏石港至頭圍二圍路皆緣山西行漸
折而南至於三圍頭圍居海口北倚山其南爲烏石港西
度荒埔過金面山之南而至二圍二圍之北有山名曰擴

擴山西南過白石園湯園而至於三圍其北有坑曰礁坑
曰旱坑西南踰溪達於四圍又東南踰溪達於五圍五圍
去山稍遠北附溪其東北爲渡船頭自頭圍至五圍皆屬
西勢所在小圍無數皆與番社參錯東面大海中有龜嶼
畧與三圍對龜嶼之內沙汕橫亘自北而南三港之水皆
會於沙汕內東勢居濁水溪之南曠野荒埔一望無際其
地大於西勢潘賢文居於羅東在東勢之西頗近山有阿
里史社岸裡社二番與之密邇濁水溪源斜出於東勢之
西西山之內皆生番盤踞遠望則玉山在焉玉山斜當東
勢之背楊太守圖說曰以方向定之則西勢宜稱北勢東
勢宜稱南勢今所云者仍番人之舊稱也又曰西勢合衆
小圍並溪洲凡二十三庄其田皆圍民所墾番族則自打
馬烟至擺老鬱凡二十三社又東勢自歪仔歪至猴猴社
凡十二社其田皆番民所墾東勢無民墾田

道里

楊太守紀程云自艦舦東北行十五里至錫口又十五里至水返脚又十五里至七堵又十五里至蛇仔窠可住宿蛇仔窠二十里至武丹又二十里至丹裡又十里至三貂社亦可住宿三貂五里至壠壠又二十里至卯裡嶺脚復沿海行十五里至大溪又十里至硬枋又十里至烏石港自烏石港入山行四里至頭圍又八里至二圍又十里至三圍又六里至四圍又十里至五圍五圍地名三結仔三

結仔五里至民壯圍又六里至大四闖以上皆屬西勢自大四闖三里至濁水溪踰溪五里至溪洲溪洲居水中有小圍四無番社地屬東勢自是復踰溪二十里至羅東又五里至打哪美社又十五里至珍珠里簡社又十五里至奇武老社又十五里至新猴猴社新猴猴踰嶺十五里至蘇澳計蛤仔難之地自烏石港至三結仔凡三十八里自三結仔至蘇澳凡九十三里此由內山取道於各圍而行者也若自烏石港取道海口由沙壩直趨而南則八十里

可到蘇澳又上賽將軍書云自頭圍至蘇澳水程四更按臺灣志每更作四十里四更則百六十餘里也臺地水程與旱程畧相等若水程四更則旱程當不止八十里東勢曠遠番社所云里數往往加長有時言十里者實則倍之太守使林永福輩穿山往蘇澳夾攻朱瀆其道蘆葦大於竹箐中通一徑生番所往來緣途溪水泛溢下脚幾欲沒腰中隔數溪仗獨木船以濟至南山邊番云過山卽蘇澳其山巉岩險絕亂石縱橫并無人徑惟番能攀緣而上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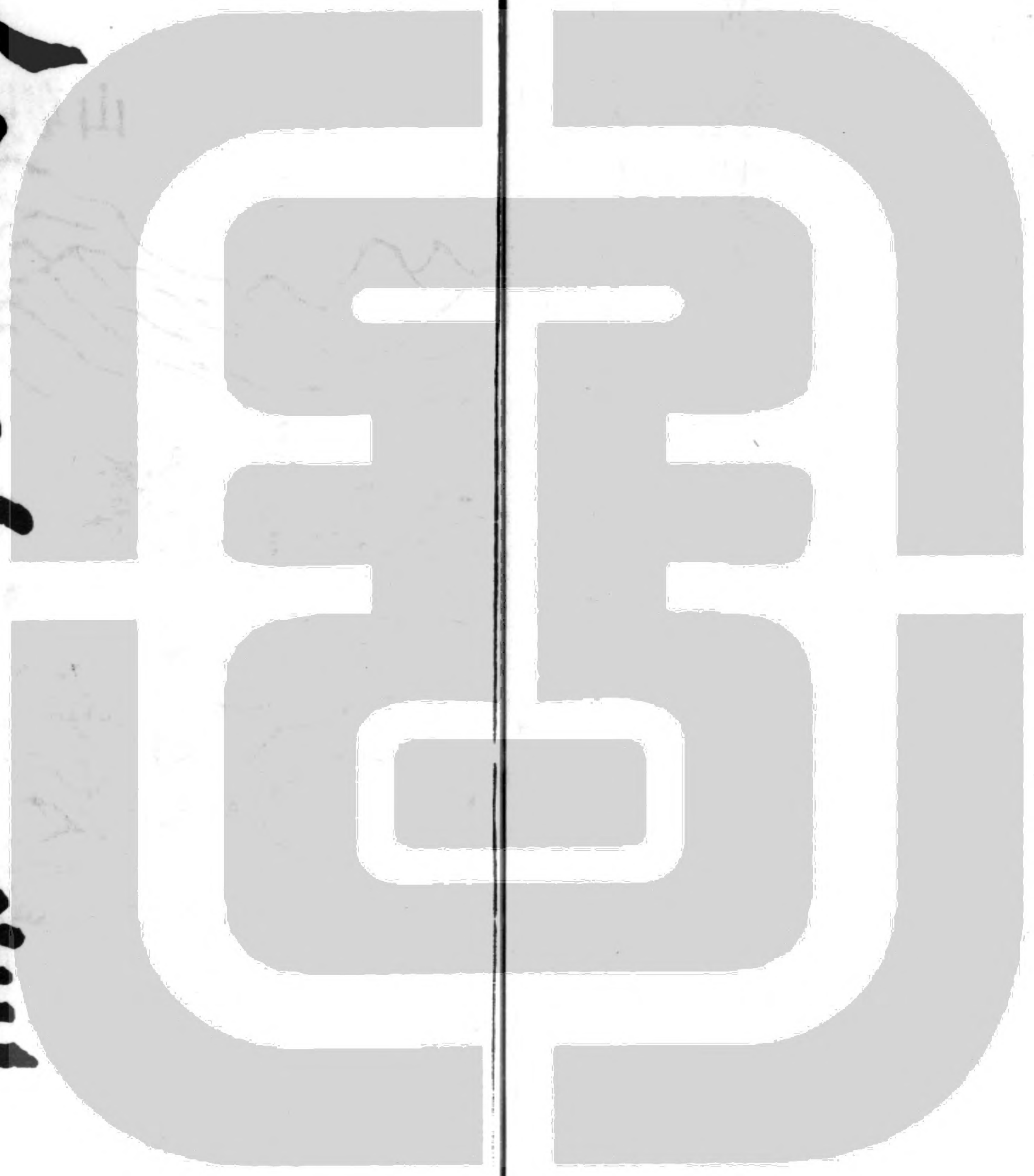
其里數實不可知也海口至蘇灣當在百餘里以外其自內山至海口則二三十里不等

圖說

爲蛤仔難圖者厥有數家今所見有四焉其形勢彼此互異觀者惑之遂以爲難據而弗信也必細詳之得其牴牾之所由而後其實可見在最初者有諸羅志之圖固甚畧矣然而港汕之說已具如彎環者全體已得以後山爲黑沙晃惟諸羅志能言之且其圖北連三貂南接崇爻則全寫臺灣後山而悉得其意者誠古圖也其後有徐司馬夢麟圖則由傳聞而寫其彷彿者故三港失其形勢且圖玉

山於蛤仔難之西北爲不能無訛蕭竹甚悉於蛤仔難乃其爲圖則專寫四圍以其時竹爲吳沙卜四圍地特誇其妙故爲圖坐乾向巽其言後山之疊脉水法之迴抱雖於山川之向背特詳要皆爲四圍言之僅可稱四圍圖而不能以蛤仔難名之也若其形體之大備東西勢之分屬民番之錯處庄社田園道途里至畢具則惟楊太守之圖爲得其詳焉今臺所盛稱者惟蕭竹一圖以竹狎於蛤仔難而圖復巧妙而衆信之也乃古圖與楊太守圖皆背西面東視竹之圖方向大異故觀者炫惑莫知所從不知背西面東者貌其全體而竹之圖獨寫一方也

蛤
仔
難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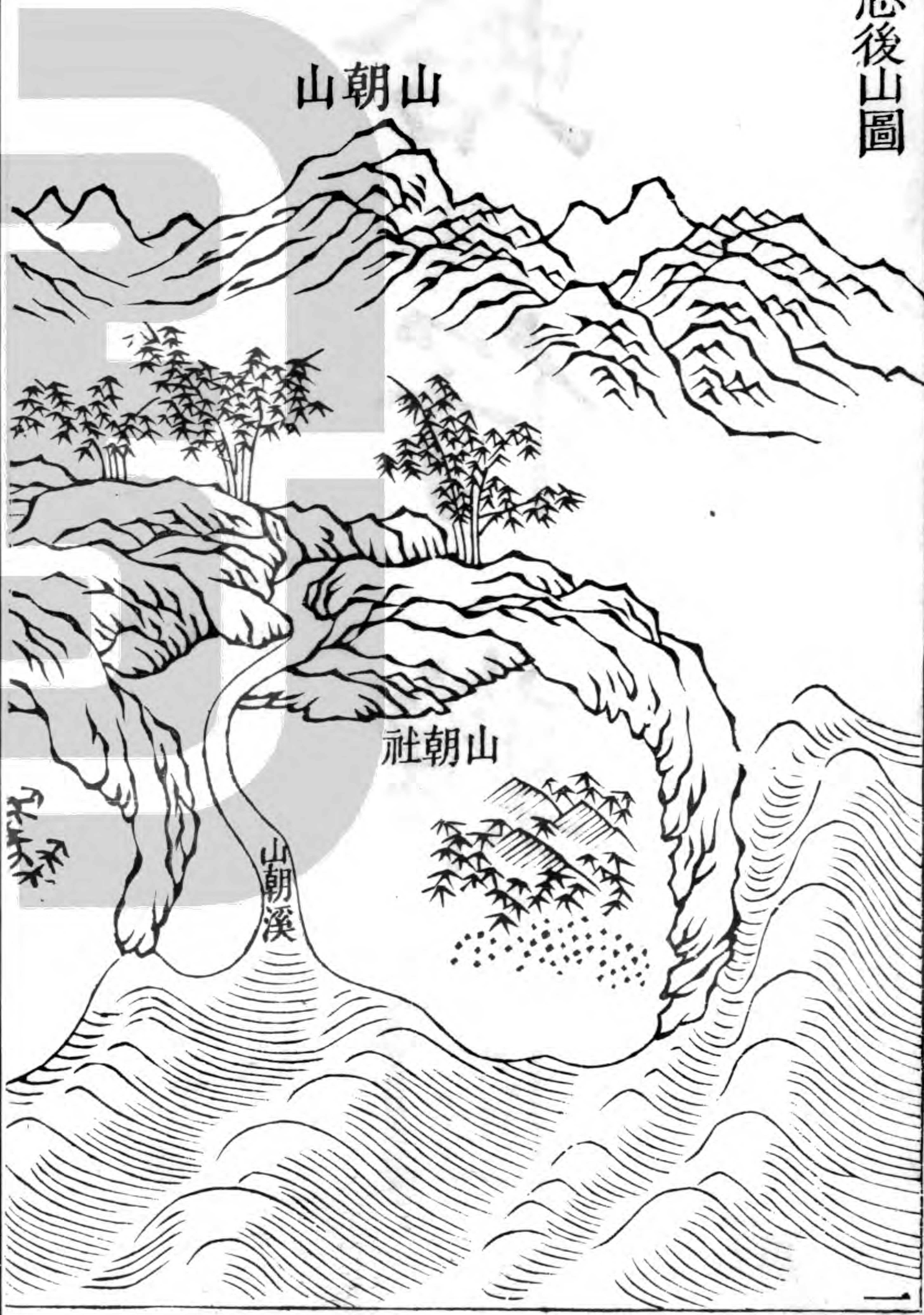


諸羅志後山圖

山朝山

社朝山

山朝溪



山末猪買

社
三
十
六
蛤
仔
難

溪沙



崇文山

崇文社



黑沙晃山

蛤仔難山

直加宜
五社

蛤仔難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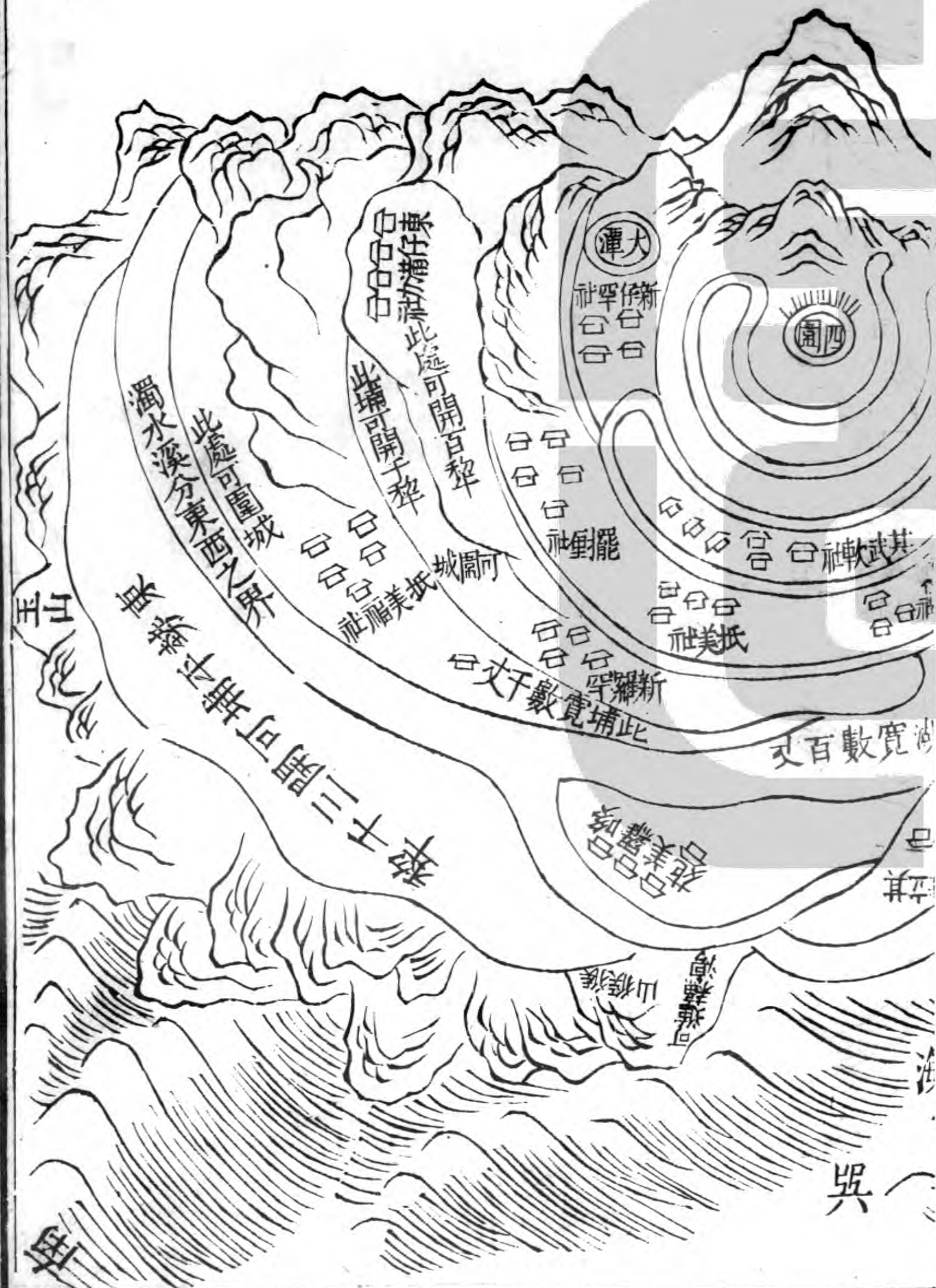
沙洲

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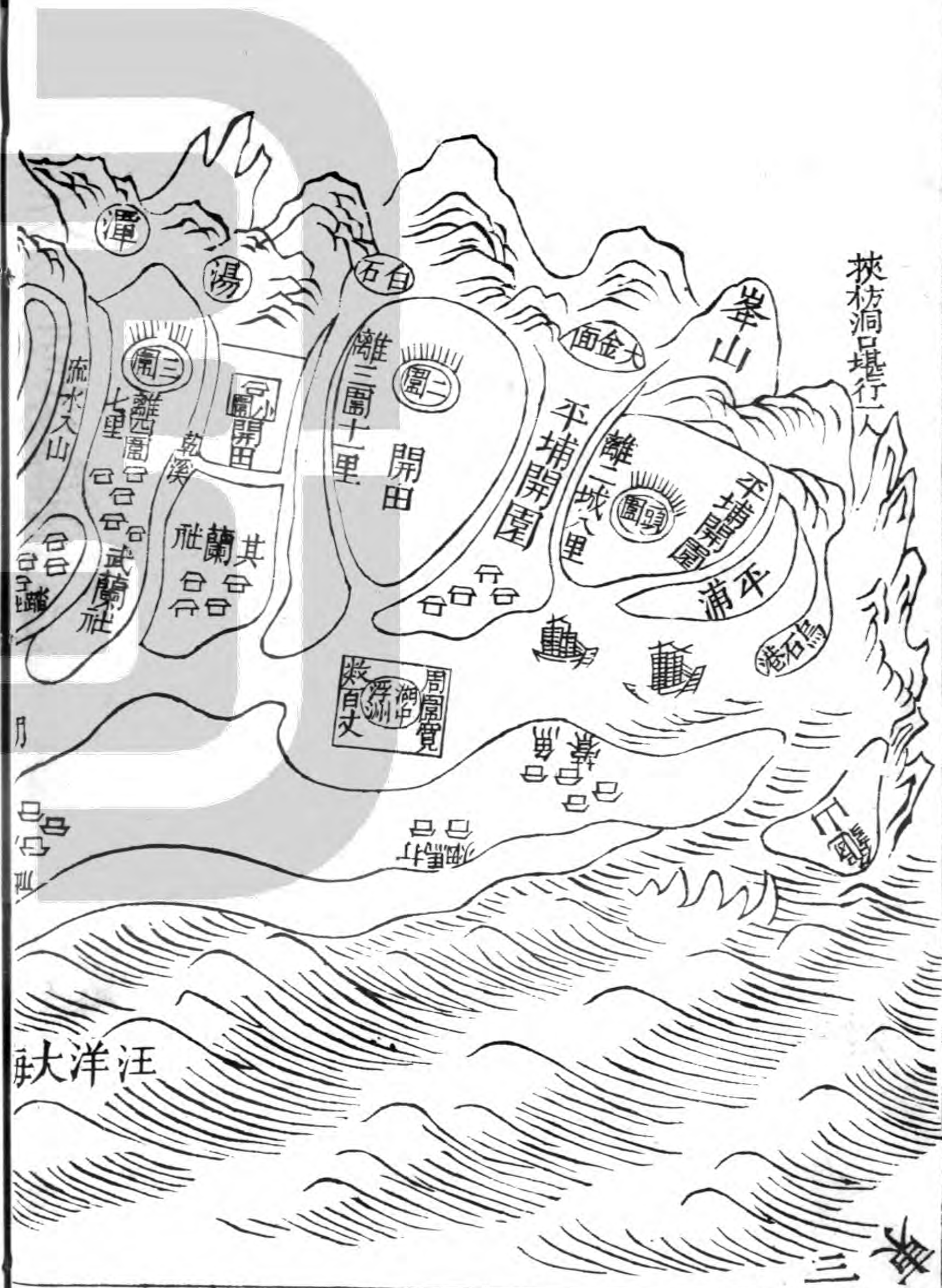
乾

西



蕭松友圖

北



蘇灣圖



此處潮水
衝激不可
泊舟

新猴猴山

嘉慶十二年
王總戎泊舟
于此

小潮山長

不見

嘉慶十二年朱潰
泊舟于此

小潮山長亦見

此港
直通
烏石
港

論證

古之善籌邊者却敵而已開疆闢土利其有者非聖王所欲爲顧是說也在昔日不可以施於臺灣在今日復不可以施於蛤仔難其故何也勢不同也臺灣與古之邊土異故籌臺灣者與古之籌邊異不可以彼說而施於此也夫古之所謂籌邊者其邊土有部落有君長自爲治之樂其樂而利其利其土非中國之土其民非中國之民遠不相涉焉偶爲侵害則慎防之而計已得善驅之而計益得必

欲撫而有之則其情不可馴窮而滅之則其勢無所底有
其土而吾民不能居也而徒爲爭殺之禍故聖王不願爲
而爲之者過也若臺灣之在昔日則自鄭氏以前紅夷踞
爲窺伺海寇處爲巢穴及鄭氏之世內地之人并居之田
廬闢畎澮治樹畜饒漳泉之人利其肥沃而往者日相繼
也夫往而居者爲我國之民則闢而耕者卽爲我國之地
王者無棄民亦無棄地故鄭氏旣平施靖海上言以爲當
留而不當去

朝廷聽其說遂立郡縣者豈利其土哉順天地之自然不
能違也且夫臺灣之在當日也與內地遠隔重洋黑水風
濤沙汕之險非人跡所曾到然猶不可棄棄之則以爲非
便乃至今日之蛤仔難則較爲密邇矣水陸毗連非有遼
杳懸絕之勢而吾民之居之者衆已數萬墾田不可勝計
內地兀山涸水貧民知其衍沃則不得不往耕之旣飽且
安乃咨嗟太息思爲盛世之民而不可得蓋至楊太守深
入而遮道攀轅如赤子之覲父母而民情大可見也爲官

出在莫糸身
長者將棄此數萬民使率其父兄子弟永爲逋租逃稅私
販偷渡之人而不問也此其不可者一棄此數百里膏腴
之地田廬畜產以爲

天家租稅所不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無爭
居其間者漳泉異情閩廣異性使其自鬪自殺自生自死
若不聞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數萬人之中一有雄黠材
智桀驁不靖之人出而馭其衆深根固蒂而不知以爲我
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牽窺伺朱瀆鑽求一有

所合則藉兵於寇齎糧於盜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其形勢
南趨淡水艤舫爲甚便西渡五虎閩安爲甚捷伐木扼塞
以自固則甚險倘爲賊所有是臺灣有近患而患卽及於
內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雖未闢而民則已闢水陸往
來木拔道通而獨爲政令所不及奸宄凶人以爲逋逃之
藪誅求弗至焉此其不可者七凡此七者仁者慮之用其
不忍之心智者謀之以爲先幾之哲其要歸於棄地棄民
之非計也而或者曰臺灣雖內屬而官轄之外皆爲番土

還諸番可矣必欲爭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爲非宜而不知臺灣之番非如古邊地之有部落有君長而能與我爭也非疆土迫狹田廬不給而慮吾民之相侵奪也今者四縣一廳之內番社碁布孰不與吾民相安未聞開闢之時有徙之逐之奪彼以與此者也至於今彼且不如毛血而茹稻梁舍果蔬而辨菽麥未嘗有害於彼也所以然者臺灣之士遼濶曠遠而番社落落如晨星臺灣之耆未被化則如獠如狄旣被化則類漳類泉是天生此膺膺者以

待

聖王之井疆復遺此蠢蠢者以待

聖王之教育也而番民之望恩則愈急矣夫言有似是而非者故君子貴乎格物謂番土當還諸番以相安於無事其言豈不甚善然今之占地而耕於蛤仔難者已數萬衆必當盡收之使歸於內地禁海寇勿復往焉而後可謂之還番而後可謂之無事否則官欲安於無事而民與寇皆不能也非民之好生事也戶口日繁有膏腴之地而不往

耕勢不能也亦非寇之好生事也我有棄地寇固將取之
我有棄民寇又將取之也故使今之蛤仔難可棄則昔之
臺灣亦爲可棄昔之所以留臺灣者固謂郡縣旣立使吾
民充實於其中吾兵防捍於其外番得所依而寇失所踞
所謂相安於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難亦猶是已矣或則又
曰蛤仔難之民久違王化其心叵測驟欲馭之懼生禍端
信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之慮
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

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敬事以愛民蛤仔難之民卽堯舜之
民也何禍端之有楊太守之入也歡聲動地驅爲義勇則
率以從索其凶人則縛以獻安在其久違王化哉苟其圖
利於身弗達時務抑或委用非人土豪奸吏把持行私乎
其間則其啓禍也必矣故此事非才德出衆者不可與謀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言豈不信哉

一方之闢必有能者籌度乎其間其見諸事者蔚爲功業
矣或徒見諸言而其時不能用後卒不易其言焉則皆此

邦之文獻也自施靖海以後善籌臺事者莫如陳少林藍鹿洲二公者可謂籌臺之宗匠矣當康熙時彰化淡水未曾設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門而止或至半線牛罵要不越諸羅轄內二百餘里之地自半線以北至於雞籠七八百里悉荒棄之亦諉於番卽臺邑之羅漢門鳳山之琅璫皆擯弗治當事者逡巡畏縮志存苟安屢爲畫地自守之計雖云禁民勿侵番地實則藏奸矣故少林作諸羅縣志慷慨著論其言曰天下有宏遠深切之謀流俗或以爲難

而不肯爲或以爲迂而不必爲其始爲之甚易而不爲其後乃以爲必不可不爲而爲之勞費已什佰千萬矣明初

漳潮間有深灣

卽今南灣

泉屬有澎湖爾時皆遷其民而墟之

且塞南灣之口使舟不得入慮島嶼險遠勞師而匱餉也及嘉靖間倭寇入灣灣口復通巨寇吳平許朝光曾一本先後據之兩省罷倣乃設副總兵以守之至於今巋然一巨鎮矣澎湖亦爲林道乾曾一本林鳳之巢穴萬厯二十年倭有侵雞籠淡水之耗當事以澎湖密邇不宜坐失乃

立遊擊以戍之至於今又巋然重鎮也向使設險拒守則南灣不必憊閩廣之師澎湖不必爲蛇豕之窟倭不得深入寇不得竊踞漳泉諸郡未必罹禍之酷如往昔所云也今半線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也流移開墾舟楫往來亦旣知其爲玉矣而雞籠爲全臺北門之鎖鑰淡水爲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壠竹塹皆有險可據乃狃於目前之便安不規久遠之至計爲之增置縣邑防戍使山海之險弛而無備將必俟羊亡而始補牢乎

南灣澎湖之往事可觀已按少林此論其情形恰與今日相倣今之蛤仔難卽昔日之彰化淡水也但爾時海上尙屬寧靜今則海寇羅織日睥睨於其間其勢爲尤亟耳又藍鹿洲呈巡使黃玉圃詩云郡東萬山裏形勢羅漢門其內開平曠可容數十村雄據通南北奸宄往來頻近以逋逃藪議棄爲荆榛此地田土饒山木利斧斤移民遷產宅兵之亦斷斷何如設屯戍守備爲遊巡左拊岡山背右塞大武壠旣清逸賊窟亦靖野番氛府治得屏障相須若齒

唇又曰諸羅千里縣內地一省同萬山倚天險諸港大海
通廣野渾無際民番各喁喁上呼下卽應往返彌月終不
爲分縣理其患將無窮南劃虎尾溪北踞大雞籠設令居
半線更添遊守戎健卒足一千分汛扼要衝臺北不空虛
全郡勢自雄晏海此上策猶豫誤乃公又曰鳳山東南境
有地曰瑯璫厥溥通舟楫山後接崇爻寬曠兼衍沃氣勢
亦雄饒茲土百年後作邑不須爇近以險阻棄絕人長蓬
蒿利在曷可絕番黎若相招不爲民所宅將爲賊所巢遐
荒莫過問哺聚藏鴟梟何如分汛弁戒備一方遙此三詩
者其所陳利弊又皆與今日相類則皆前事之師也且夫
制治之方視乎民而已民之所趨不可棄也沃足以容衆
險足以藏奸臺灣之地大概如此有類乎蛤仔難者尙當
以漸致之其事非止於蛤仔難也

張仁難細畧

三

圖

館圖
藏書

